

第三十回

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

话说管仲于病中，嘱桓公斥远易牙、竖刁、开方三人，荐隰朋为政，左右有闻其言者，以告易牙。易牙见鲍叔牙谓曰：“仲父之相，叔所荐也。今仲病，君往问之，乃言叔不可以为政，而荐隰朋，吾意甚不平焉。”鲍叔牙笑曰：“是乃牙之所以荐仲也。仲忠于为国，不私其友。夫使牙为司寇，驱逐佞人，则有余矣，若使当国为政，即尔等何所容身乎？”易牙大惭而退。

逾一日，桓公复往视仲，仲已不能言，鲍叔牙、隰朋莫不垂泪。是夜，仲卒。桓公哭之恸，曰：“哀哉，仲父！是夭折吾臂也！”使上卿高虎董其丧，殓葬从厚，生前采邑悉与其子，令世为大夫。易牙谓大夫伯氏曰：“昔君夺子骅邑三百，以赏仲之功，今仲父已亡，子何不言于君，而取还其邑？吾当从旁助子。”伯氏泣曰：“吾惟无功，是以失邑，仲虽死，仲之功尚在也，吾何面目求邑于君乎？”易牙叹曰：“仲死犹能使伯氏心服，吾侪真小人矣！”

且说桓公念管仲遗言，乃使公孙隰朋为政。未一月，隰朋病卒。桓公曰：“仲父其圣人乎？何以知朋之用于吾不久也？”于是使鲍叔牙代朋之位，牙固辞。桓公曰：“今举朝无过于卿者，卿欲让之何人？”牙对曰：“臣之好善恶恶，君所知也，君必用臣，请远易牙、竖刁、开方，乃敢奉命。”桓公曰：“仲父固言之矣，寡人敢不从子！”即日罢斥三人，不许入朝相见，鲍叔牙乃受事。时有淮夷侵犯杞国，杞人告急于齐，齐桓公合宋、鲁、陈、卫、郑、许、曹七国之君，亲往救杞，迁其都于缘陵。诸侯尚从齐之令，以能用鲍叔，不改管仲之政故也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晋自惠公即位，连岁麦禾不熟，至五年，复大荒，仓廩空虚，民间绝食，惠公欲乞余于他邦。思想惟秦毗邻地近，且婚姻之国，但先前负约未偿，不便开言，郤芮进曰：“吾非负秦约也，特告缓其期耳。若乞

余而秦不与，秦先绝我，我乃负之有名矣。”惠公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乃使大夫庆郑持宝玉如秦告余。穆公集群臣计议：“晋许五城不与，今因饥乞余，当与之否？”蹇叔、百里奚同声对曰：“天灾流行，何国无之，救灾恤邻，理之常也。顺理而行，天必福我！”穆公曰：“吾之施于晋已重矣。”公孙枝对曰：“若重施而获报，何损于秦？其或不报，曲在彼矣，民憎其上，孰与我敌？君必与之。”平豹思念父仇，攘臂言曰：“晋侯无道，天降之灾，乘其饥而伐之，可以灭晋，此机不可失！”繇余曰：“‘仁者不乘危以邀利，智者不侥幸以成功。’与之为当。”穆公曰：“负我者，晋君也。饥者，晋民也。吾不忍以君故，迁祸于民。”于是运粟数万斛于渭水，直达河、汾、雍、绛之间，舳舻相接，命曰“泛舟之役”，以救晋之饥，晋人无不感悦。史官有诗称穆公之善云：

晋君无道致天灾，雍绛纷纷送粟来。

谁肯将恩施怨者？穆公德量果奇哉！

明年冬，秦国年荒，晋反大熟。穆公谓蹇叔、百里奚曰：“寡人今日乃思二卿之言也，丰凶互有。若寡人去冬遏晋之余，今日岁饥，亦难乞于晋矣。”平豹曰：“晋君贪而无信，虽乞之，必不与。”穆公不以为然，乃使冷至亦赍宝玉，如晋告余，惠公将发河西之粟，以应秦命。郤芮进曰：“君与秦粟，亦将与秦地乎？”惠公曰：“寡人但与粟耳，岂与地哉？”芮曰：“君之与粟为何？”惠公曰：“亦报其泛舟之役也。”芮曰：“如以泛舟为秦德，则昔年纳君，其德更大。君舍其大而报其小，何哉？”庆郑曰：“臣去岁奉命乞余于秦，秦君一诺无辞，其意甚美。今乃闭余不与，秦怨我矣！”吕飴甥曰：“秦与晋粟，非好晋也，为求地也。不与粟而秦怨，与粟而不与地，秦亦怨，均之怨也，何为与之？”庆郑曰：“幸人之灾，不仁，背人之施，不义。不义不仁，何以守国？”韩简曰：“郑之言是也。使去岁秦闭我余，君意何如？”虢射曰：“去岁天饥晋以授秦，秦弗知取，而贷我粟，是甚愚也！今岁天饥秦以授晋，晋奈何逆天而不取？以臣愚意，不如约会梁伯，乘机伐秦，共分其地，是为上策。”

惠公从虢射之言，乃辞冷至，曰：“敝邑连岁饥谨，百姓流离，今冬稍稔，流亡者渐归故里，仅能自给，不足以相济也。”冷至曰：“寡君念婚姻之谊，不责地，不闭余，固曰：‘同患相恤也。’寡君济君之急，而不得报于君，下臣难以复命。”吕飴甥、郤芮大喝曰：“汝前与平郑父合谋，以重币诱我，幸天破奸谋，不堕汝计，今番又来饶舌！可归语汝君，要食晋粟，除非用兵来取！”冷至含愤而退。庆郑出朝，谓太史郭偃曰：“晋侯背德怒邻，祸立至矣。”郭偃曰：“今秋沙鹿山崩，草木俱偃。夫山川国之主也，晋将有亡国之祸，其在

此乎？”史臣有诗讥晋惠公云：

泛舟远道赈饥穷，偏遇秦饥意不同。

自古负恩人不少，无如晋惠负秦公。

冷至回复秦君，言：“晋不与秦粟，反欲纠合梁伯，共兴伐秦之师。”穆公大怒曰：“人之无道，乃至出于意料若此！寡人将先破梁，而后伐晋。”百里奚曰：“梁伯好土功，国之旷地，皆筑城建室，而无民以实之，百姓胥怨，此其不能用众助晋明矣。晋君虽无道，而吕、郤俱强力自任，若起绛州之众，必然震惊西鄙。《兵法》云：‘先发制人。’今以君之贤，诸大夫之用命，往声晋侯负德之罪，胜可必也。因以余威，乘梁之敝，如振槁叶耳！”穆公然之。乃大起三军，留蹇叔、繇余辅太子守国，孟明视引兵巡边，弹压诸戎。穆公同百里奚亲将中军，西乞术、白乙丙保驾，公孙枝将右军，公子絳将左军，共车四百乘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晋国来。

晋之西鄙告急于惠公，惠公问于群臣曰：“秦无故兴兵犯界，何以御之？”庆郑进曰：“秦兵为主上背德之故，是以来讨，何谓无故？依臣愚见，只宜引罪请和，割五城以全信，免动干戈。”惠公大怒曰：“以堂堂千乘之国，而割地求和，寡人何面目为君哉？”喝令：“先斩庆郑，然后发兵迎敌！”驷射曰：“未出兵，先斩将，于军不利。姑赦令从征，将功折罪。”惠公准奏。当日大阅车马，选六百乘，命郤步扬、家仆徒、庆郑、蛾析分将左右，己与驷射居中军调度，屠岸夷为先锋，离绛州望西进发。晋侯所驾之马，名曰“小驷”，乃郑国所献。其马身材小巧，毛鬣润泽，步骤安稳，惠公平昔甚爱之，庆郑又谏曰：“古者出征大事，必乘本国出产之马，其马生在本土，解人心意，安其教训，服习道路，故遇战随人所使，无不如志。今君临大敌，而乘异产之马，恐不利也。”惠公叱曰：“此吾惯乘，汝勿多言！”

却说秦兵已渡河东，三战三胜，守将皆奔窜。长驱而进，直至韩原下寨。晋惠公闻秦军至韩，乃蹙额曰：“寇已深矣，奈何？”庆郑曰：“君自招之，又何问焉？”惠公曰：“郑无礼，可退！”晋兵离韩原十里下寨，使韩简往探秦兵多少。简回报曰：“秦师虽少于我，然其斗气十倍于我。”惠公曰：“何故？”简对曰：“君始以秦近而奔梁，继以秦援而得国，又以秦赈而免饥，三受秦施而无一报。君臣积愤，是以来伐，三军皆有责负之心，其气锐甚，岂止十倍而已！”惠公愠曰：“此乃庆郑之语，定伯亦为此言乎？寡人当与秦决一死敌！”遂命韩简往秦军请战曰：“寡人有甲车六百乘，足以待君，君若退师，寡人之愿；若其不退，寡人即欲避君，其奈此三军之士何！”穆公笑曰：“孺子何骄

也。”乃使公孙枝代对曰：“君欲国，寡人纳之，君欲粟，寡人给之。今君欲战，寡人敢拒命乎？”韩简退曰：“秦理直，吾不知死所矣！”晋惠公使郭偃卜车右，诸人莫吉，惟庆郑为可。惠公曰：“郑党于秦，岂可任哉？”乃改用家仆徒为车右，而使郤步扬御车，逆秦师于韩原。百里奚登垒，望见晋师甚众，谓穆公曰：“晋侯将致死于我，君其勿战。”穆公指天曰：“晋负我已甚，若无天道则已，天而有知，吾必胜之！”乃于龙门山下，整列以待。

须臾，晋兵亦布阵毕，两阵对圆，中军各鸣鼓进兵。屠岸夷恃勇，手握浑铁枪一条，何止百斤之重，先撞入对阵，逢人便刺，秦军披靡。正遇白乙丙，两下交战，约莫五十馀合，杀得性起，各跳下车来，互相扭结，屠岸夷曰：“我与你拚个死活，要人帮助的，不为好汉！”白乙丙曰：“正要独手擒拿你，方是英雄！”吩咐众人：“都莫来！”两个拳捶脚踢，直扭入阵后去了。晋惠公见屠岸夷陷阵，急叫韩简、梁繇靡引军冲其左，自引家仆徒等冲其右，约于中军取齐。穆公见晋分兵两路冲来，亦分作两路迎敌。

且说惠公之车，正遇见公孙枝，惠公遂使家仆徒接战。那公孙枝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家仆徒如何斗得过？惠公教步扬：“用心执辔，寡人亲自助战。”公孙枝横戟大喝曰：“会战者一齐上来！”只这一声喝，如霹雳震天，把个国舅虢射吓得伏于车中，不敢出气。那小驷未经战阵，亦被惊吓，不繇御人做主，向前乱跑，遂陷于泥泞之中，步扬用力鞭打，奈马小力微，拔脚不起。正在危急，恰好庆郑之车，从前而过。惠公呼曰：“郑速救我！”庆郑曰：“虢射何在？乃呼郑耶？”惠公又呼曰：“郑速将车来载寡人！”郑曰：“君稳乘小驷，臣当报他人来救也！”遂催辕转左而去，步扬欲往觅他车，争奈秦兵围裹将来，不能得出。

再说韩简一军冲入，恰遇著秦穆公中军，遂与秦将西乞术交战，三十余合，未分胜败。蛾析引军又到，两下夹攻，西乞术不能当，被韩简一戟刺于车下。梁繇靡大叫：“败将无用之物，可协力擒捉秦君！”韩简不顾西乞术，驱率晋兵，迳奔戎辂，来捉穆公。穆公叹曰：“我今日反为晋俘，天道何在？”才叹一声，只见正西角上一队勇士，约三百余人，高叫：“勿伤吾恩主！”穆公抬头看之，见那三百余人，一个个蓬首袒肩，脚穿草履，步行如飞，手中皆执大砍刀，腰悬弓箭，如混世魔王手下鬼兵一般，脚踪到处，将晋兵乱砍，韩简与梁繇靡慌忙迎敌。又见一人飞车从北而至，乃庆郑也，高叫：“勿得恋战，主公已被秦兵困于龙门山泥泞之中，可速往救驾！”韩简等无心厮杀，撇了那一伙壮士，迳奔龙门山来救晋侯，谁知晋惠公已被公孙枝所获，并家仆徒、虢

射、步扬等，一齐就缚，已归大寨去了。韩简顿足曰：“获秦君犹可相抵，庆郑误我矣！”梁繇靡曰：“君已在此，我辈何归？”遂与韩简各弃兵仗，来投秦寨，与惠公做一处。

再说那壮士三百余人，救了秦穆公，又救了西乞术。秦兵乘胜掩杀，晋兵大溃，龙门山下尸积如山，六百乘得脱者，十分中之二三耳。庆郑闻晋君见擒，遂偷出秦军，遇蛾析被伤在地，扶之登车，同回晋国。髯翁有诗，咏韩原大战之事。诗曰：

龙门山下叹舆尸，只为昏君不报施。

善恶两家分胜败，明明天道岂无知！

却说秦穆公还于大寨，谓百里奚曰：“不听井伯之言，几为晋笑。”那壮士三百余人，一齐到营前叩首。穆公问曰：“汝等何人，乃肯为寡人出死力耶？”壮士对曰：“君不记昔年亡善马乎？吾等皆食马肉之人也。”原来穆公曾出猎于梁山，夜失良马数匹，使吏求之。寻至岐山之下，有野人三百余，群聚而食马肉。吏不敢惊之，趋报穆公：“速遣兵往捕，可尽得。”穆公叹曰：“马已死矣，又因而戮人，百姓将谓寡人贵畜而贱人也。”乃索军中美酒数十瓮，使人赍往岐下，宣君命而赐之曰：“寡君有言：‘食良马肉，不饮酒伤人。’今以美酒赐汝。”野人叩头谢恩，分饮其酒，齐叹曰：“盗马不罪，更虑我等之伤，而赐以美酒，君之恩大矣，何以报之！”至是，闻穆公伐晋，三百余人，皆舍命趋至韩原，前来助战，恰遇穆公被围，一齐奋勇救出，真个是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施薄报薄，施厚报厚。有施无报，何异禽兽！”穆公仰天叹曰：“野人且有报德之义，晋侯独何人哉？”乃问众人中：“有愿仕者，寡人能爵禄之。”壮士齐声应曰：“吾侪野人，但报恩主一时之惠，不愿仕也！”穆公各赠金帛，野人不受而去，穆公叹息不已。后人诗云：

韩原山下两交锋，晋甲重重困穆公。

当日若诛牧马士，今朝焉得出樊笼。

穆公点视将校不缺，单不见白乙丙一人。使军士遍处搜寻，闻土窟中有哼声，趋往视之，乃是白乙丙与屠岸夷相持滚入窟中，各各力尽气绝，尚扭定不放手。军士将两下拆开，抬放两个车上，载回本寨。穆公问白乙丙，已不能言。有人看见他两人拚命之事，向前奏知如此如此。穆公叹曰：“两人皆好汉也！”问左右：“有识晋将姓名者乎？”公子絳就车中观看，奏曰：“此乃勇士屠岸夷也。臣前吊晋二公子，夷亦奉本国大臣之命来迎，相遇于旅次，是以识之。”穆公曰：“此人可留为秦用乎？”公子絳曰：“弑卓子，杀里克，皆

出其手，今日正当顺天行诛。”穆公乃下令将屠岸夷斩首，亲解锦袍以覆白乙丙，命百里奚先以温车载回秦国就医。丙服药，吐血数斗，半年之后，方才平复。此是后话。

再说穆公大获全胜，拔寨都起，使人谓晋侯曰：“君不欲避寡人，寡人今亦不能避君，愿至敝邑而请罪焉！”惠公俯首无言。穆公使公孙枝率车百乘，押送晋君至秦。虢射、韩简、梁繇靡、家仆徒、郤步扬、郭偃、郤乞等，皆披发垢面，草行露宿相随，如奔丧之状。穆公复使人吊诸大夫，且慰之曰：“尔君臣谓要食晋粟，用兵来取。寡人之留尔君，聊以致晋之粟耳，敢为已甚乎？二三子何患无君？勿过戚也！”韩简等再拜稽首曰：“君怜寡君之愚，及于宽政，不为已甚，皇天后土，实闻君语，臣等敢不拜赐！”

秦兵回至雍州界上，穆公集群臣议曰：“寡人受上帝之命，以平晋乱，而立夷吾，今晋君背寡人之德，即得罪于上帝也。寡人欲用晋君，郊祀上帝，以答天贶，何如？”公子絷曰：“君言甚当。”公孙枝进曰：“不可。晋大国也，吾俘虏其民，已取怨矣。又杀其君，以益其忿，晋之报秦，将甚于秦之报晋也！”公子絷曰：“臣意非徒杀晋君已也，且将以公子重耳代之。杀无道而立有道，晋人德我不暇，又何怨焉？”公孙枝曰：“公子重耳，仁人也。父子兄弟，相去一间耳。重耳不肯以父丧为利，其肯以弟死为利乎？若重耳不入，别立他人，与夷吾何择？如其肯入，必且为弟而仇秦。君废前德于夷吾，而树新仇于重耳，臣窃以为不可。”穆公曰：“然则逐之乎？囚之乎？抑复之乎？三者孰利？”公孙枝对曰：“囚之，一匹夫耳！于秦何益？逐之，必有谋纳者，不如复之。”穆公曰：“不丧功乎？”枝对曰：“臣意亦非徒复之已也。必使归吾河西五城之地，又使其世子圉留质于吾国，然后许成焉。如是，则晋君终身不敢恶秦，且异日父死子继，吾又以为德于圉。晋世世戴秦，利孰大乎？”穆公曰：“子桑之算，及于数世矣！”乃安置惠公于灵台山之离宫，以千人守之。

穆公发遣晋侯，方欲起程，忽见一班内侍，皆服衰经而至。穆公意谓有夫人之变，方欲问之，那内侍口述夫人之命，曰：“上天降灾，使秦、晋两君，弃好即戎。晋君之获，亦婢子之羞也。若晋君朝入，则婢子朝死，夕入，则婢子夕死！今特使内侍以丧服迎君之师。若赦晋侯，犹赦婢子，惟君裁之！”穆公大惊，问：“夫人在宫作何状？”内侍奏曰：“夫人自闻晋君见获，便携太子服丧服，徒步出宫，至于后园崇台之上，立草舍而居。台下俱积薪数十层，送饔飧者履薪上下，吩咐：‘只待晋君入城，便自杀于台上。纵火焚吾尸，以表兄弟之情也。’”穆公叹曰：“子桑劝我，勿杀晋君，不然，几丧夫人之命矣！”

于是使内侍去其衰经，以报穆姬曰：“寡人不日归晋侯也。”穆姬方才回宫。内侍跪而问曰：“晋侯见利忘义，背吾君之约，又负君夫人之托，今日乃自取凶辱，夫人何为哀痛如此？”穆姬曰：“吾闻：‘仁者虽怨不忘亲，虽怒不弃礼。’若晋侯遂死于秦，吾亦与有罪矣！”内侍无不诵君夫人之贤德。毕竟晋侯如何回国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